

“兰辛—石井协定”签订的历史事实再认知

刘正萍^{*}

〔摘要〕 1917年5月至11月,威尔逊希望通过与日本率先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使中国成为其宣示世界新计划的起点,同时也能消弭战后谈判中可能会出现出现的日欧勾结来反对美国新世界计划的前景以及尽可能协调战时与日本的关系。威尔逊在制订“兰辛—石井协定”时,无视中国本身的力量和态度,过高地估计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影响力,并轻信日本对条约的忠诚度,最终使“兰辛—石井协定”的签约行动落得了非常拙劣的后果。

〔关键词〕 “兰辛—石井协定”;威尔逊;中美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动与日本就中国问题达成引起巨大争议的“兰辛—石井协定”,围绕美国为什么要签订这个协定,学界至今一直没有提供很清晰的解释,本文将对此问题作一分析。

一、围绕美国签订“兰辛—石井协定”动因及后果的争议

“兰辛—石井协定”是1917年11月由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全权代表石井菊次郎以外交换文的形式正式确认的。该协定是在1917年5月12日由美国向日本提出,9月1日在华盛顿开始谈判,11月2日完成。协定的实质内容有两个:一是双方重申两国“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二是双方承认日本在中国有因“与日本属地接壤”而产生的工商业方面的“特殊利益”。^①应该说,这是一个矛盾的协定,“特殊利益”与“机会均等”和“主权完整”等原则是有冲突的。协定公布后,随即引起不同的反响。日本政界和舆论普遍视之为日本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②,认为“特殊利益”乃承认了日本在中国“政治上优越之反正”。^③美国舆论界则普遍认为协定是一次“外交上的失败”^④,是对“门户开放”政策传统的背离。^⑤中国舆论

^{*}盐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224051。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467—469页。

②曾友豪:《中国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67—168页。

③《美公使以个人解释宣言书之谬》,《盛京时报》1917年11月17日,第2版。

④《英文报论日美协约之偏锋》,《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2日,第2张第6版。

⑤[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9页。

则普遍批评协定使日本进一步获得了在中国政治上的“优先权”^①,是对中国的“出卖”^②。中国政府也分别向两国发出外交照会,宣布“不因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③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中国反对、美国民众也普遍“不看好”、只是“满足”了日本的协定,威尔逊政府为何要执意签订呢?威尔逊总统和兰辛国务卿自己公布的理由并不多,只表示签订协定是要求日本再一次公开确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④,要达到遏制日本的政策的目的。可是,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门户开放”原则虽然在协定中再一次被重申,但协定同时也明文列上了日本的“特殊利益”条款,这与之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对于这一点,兰辛随后又解释道,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待战争结束后会“再行更改”。^⑤但是,协定作为“权宜之策”必须签订的理由是什么?战后又如何将如何“更改”?兰辛并没有讲清楚,加之战后在凡尔赛会议上所谓的“更改”目标并没有实现,故多数学者只视他的这种言论为一种辩解,没有认真的含义。

目前,我国学者对美国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意图最普遍的看法是,由于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其在远东与日本的对垒中处在了下风,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对日本作出妥协。^⑥然而这类说法却未必可信。实际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美国介入战争的逐步加深,这一时期的美国变得更加强大了。正如美国驻英大使佩治在1914年10月11日写给豪斯的信中表露的:“(战争使)几乎欧洲列所有的国家都快要破产了……,整个世界前途将落在我们的手中。”^⑦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对此时的美国描述道:“这个国家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她的同情和政策都不能被战争的进程所影响,美国可以做任何她认为正确或值得做的事情而不用害怕后果。美国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在判断战争对哪一方有利时,她的态度是决定性的”^⑧。美国这时的强大也引起日本的焦虑。当1916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扩建海军计划后,日本驻美外交官随即表示:“不理解美国建造如此庞大舰队的目的”,除非是要“挫败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的意图”。^⑨事实上,“兰辛—石井协定”谈判的启动,谈判地点的选择,以及谈判的进程都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受迫”的迹象。协定完成后,随即遭到美国舆论的普遍质疑,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美国公众对于和日本的关系并没有一种“处于下风”的危机感。

二、美国参战前美、日对华政策比较及一战后期美国的世界战略调整

1. 日本加紧对华控制策略。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逐渐走上了效仿欧洲列强殖民侵略扩张的道路,它把矛头对准了邻国朝鲜和中国,制订了“大陆政策”,开始了长期有计划的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逐渐控制了朝鲜并把势力渗透到中国的东北和东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日本认为这是它扩大在中国势力、谋求独占中国的“天佑”良机。^⑩欧战爆发后不久,它即宣布参战,以进攻德国的名义出兵占领了中国山东青岛。1915

①重民:《评日美协商》(续),《晨钟》1917年11月12日。

②[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下卷),刘桂梁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689页。

③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7卷),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107页。

④R. Lansing,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35, p.306.

⑤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9页。

⑥参见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194页;刘笑盈:《兰辛—石井协定评述》,《史学月刊》1989年第4期;黄尊严:《日本与山东问题》,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8页。

⑦B. J. Hendrick,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 Page*, New York: William Heinemann, 1930, p.341.

⑧V. F. Grey,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vol.2, New York: Stokes, 1925, p.162.

⑨R. Lansing,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p.306.

⑩[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94页。

年1月,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内容包括:承认并扩大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承认日本在南满和蒙古东部的特权、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中国必须用日本人为中国的政治财务和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中日合办等。^①这是日本谋求独霸中国的一个关键步骤,是自甲午战争以来对中国独立威胁最大的一次行动。在日本的威逼下,袁世凯政府被迫承认了日本的大部分要求。

不仅如此,日本还积极利用战时有利地位谋取国际列强对其在中国所取得“独占成果”的承认。1917年1月,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强调:“应与列强保持协调关系,并使之逐渐承认帝国在华的优越地位”^②。1917年春,日本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2月16日,通过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之德国岛屿”的要求,日本得到了英国的保证,支持其“割让德国在山东及在赤道以北各岛屿之领土权利”^③。2月20日和3月1日,通过许诺支持法国、俄国的战后计划,日本又得到了法俄表态,“于媾和会议中援助日本之要求”^④。3月23日,通过支持意大利的战后要求,也获得意大利的保证,将对日本有关中国的要求“决不反对”^⑤。

从而,到1917年3月下旬,对日本而言,如果也能进一步争取到美国作出与英、法、意、俄等国同样的表态和保证,那么战时日本在中国的独占行动就会成为除交战国德国以外所有国际列强的“众望所归”,就必然会大大有助于日本在战后的国际媾和条约中争取其获得最终的确认。

2. 美国对中国的“偏袒”政策。191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入主白宫。威尔逊信奉民主和平论,热心于用道德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希望建立一个“合作和平”的世界。^⑥在中国问题上,由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与世界民主和平论的理念相一致,因此威尔逊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加热心在中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⑦,把自己当成“门户开放”政策的保护人^⑧。威尔逊上台后,几乎在所有涉及中国的问题上都与日本保持了相左的立场。刚一上台,威尔逊便在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组建六国银行团等问题上与日本出现了分歧。一战爆发后,威尔逊一面对欧洲宣布中立,一面却在有关中国的诸问题上,包括日本出兵山东、日本向中国索求“二十一条”、中国是否参战、袁世凯称帝等问题上都与日本产生了争执。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在获悉其内容后,威尔逊立即指示国务卿布赖恩向日本提出严正声明,指出日本的要求“严重侵犯了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行政、经济独立”^⑨。最终,当袁世凯政府被迫答应日本的大部分要求后,美国仍给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予承认”^⑩。美国成为当时国际列强中唯一对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与行动公开表达“不满”和“不承认”的国家。

威尔逊政府的这种立场也一时让中国对其充满了期待,希望美国成为中国抵制日本侵略的有力帮手。1915年初,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当时北京政府及大多数官员都寄希望于美国出面干

①黄纪莲:《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2页。

②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原书房,昭和51年,第426页。

③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2页。

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3—74页。

⑤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4页。

⑥A.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3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92.

⑦A.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32, p.94.

⑧[美]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张玮瑛、曾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⑨A.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32, p.531.

⑩The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p.146.

涉日本的行动。顾维钧表示：“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①，美国“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②。袁世凯也表示：“只要美国以温和而坚定的语气说一声：关于外国在中国的这类事情，无论根据条约、政策或传统都与我们密切相关，若无我们参加是不能讨论的，危险就会大大消除。”^③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对美国而言，在中国问题上保持对日本的传统立场，实际上既符合美国在中国的传统商业利益，也符合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价值观，还能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与配合。那么，1917年5月，美国为什么要与日本开启关于“兰辛—石井协定”的谈判，并且最后还要在协定中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在国际政治中，除了美洲外，主要申明自己独立政治主张的地区是中国，即要求列强遵守“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大战之初，美国也遵循传统立场，宣布中立政策。但是随着大战的进展，美国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逐渐卷入战争，逐渐把自己的国际战略重心转向了世界。战争中，美国通过军火等战争物资的生产、出口，在对外贸易中，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迅速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世界金融中心也向美国转移；同时，美国对战争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欧洲交战双方都渴望得到美国的物资和军事支持，特别是英法，则致力于争取美国直接加入他们一方作战。^④实力的显著增强，欧战国的争相求助，显然刺激了威尔逊的政治野心，让他看到了影响战后世界秩序重建、实现自己国际政治梦想的机会。1916年1月，威尔逊表示：“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被大规模地推上履行美国近几代人从未梦想过的世界职责”^⑤。1916年5月，威尔逊抛出了再造世界和平的三项原则：一是每个民族有权选择生活其中的国家；二是世界上的小国和大国同样有权享有大国所期望并坚持的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三是世界有权免遭源于侵略和对国家与民族权利的蔑视而导致的任何对和平的破坏。^⑥这俨然是一派支使全球的作风。1917年4月，在作为协约国一方成员正式投入战争后，威尔逊更加明确地表达了领导战后全球重建的志向。他宣布，美国参战“是为世界的最后和平，为世界各民族的解放—包括德国人民在内，为大、小各国的权利，为人们到处有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的特权而作战。”^⑦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政府发表了被称为美国领导和改造世界总纲的“十四点计划”，正式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宪章性质的世界重建计划，如要求在战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的领导下，实行“公开外交”、“航海自由”、“贸易自由”、“民族自决”等；该计划并针对当时欧洲国家几乎每一个有争论的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⑧“十四点计划”公布后，美国《纽约论坛报》随即评论说：威尔逊通过十四点计划“建立了美国的世界政策”^⑨。豪斯则宣称，十四点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心愿完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⑩。

当然，威尔逊的世界计划实际上也不是全“新”的，其核心内容明显是将原来主要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向全世界推广。金卫星对此描述道，十四点主张的公开外交原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机会均等”，十四点主张的公海航行自由和消除一切经济壁垒原则，强调了市场“机会均等”

①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123页。

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38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

③[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0页。

④[英]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12页。

⑤D. Day (ed.), *Woodrow Wilson's Own Sto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 p.202.

⑥A. Heckscher, *The Politics of Woodrow Wilson's Selections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6, p.252.

⑦D. Day (ed.), *Woodrow Wilson's Own Story*, p.202.

⑧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2页。

⑨邓蜀生：《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

⑩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437页。

的竞争规则,十四点主张“成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的国际联盟”,以便“大小国家都能相互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强调了主权完整原则,通过十四点计划,“门户开放”的核心原则“机会均等”、“主权完整”等被广泛地绘入了美国的世界政治蓝图之中。^①戈登·莱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称威尔逊“世界新秩序”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商业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②

三、“兰辛—石井协定”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

美国投入世界大战并形成了新的世界政策,自然需要调整其传统政策适应新的目标。“兰辛—石井协定”谈判在美国参战后的一个月正式启动,在“十四点计划”正式出笼的前两个月完成,核心条款也与“十四点计划”的内容相一致,显然不是偶然的,其正是受到了美国所面临的参战局势及由此所产生的世界新政策的影响。

首先,美国新世界战略的形成就使让日本重申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成为必要。众所周知,针对中国,美国早就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多年来也得到了列强口头上的认可。^③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实际局势却明显朝美国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了,日本利用战时空前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使“门户开放”政策遭遇严重挫折。^④也许美国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启动以“门户开放”为核心的新的世界计划,出于不愿为中国问题激化与日本矛盾的惯有立场,其对日本的不满就仍会停留在口头上。但是,当威尔逊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进而欲以自己的方式领导全世界时,则就不同了,这时,如果在中国这一美国最早倡导“门户开放”政策的地方,其新世界计划的核心原则即遭到公然藐视与破坏,那么战后美国又有何理由说服全世界都“遵从”这一规则?所以,在美国决定参战并试图领导全世界,而中国的“门户开放”又面临日本的空前侵害之际,促使日本公开重申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与“主权完整”等原则就变得特别重要,这将既是对美国传统政策的维护,更是威尔逊追求其新世界目标的第一步。正因为此,威尔逊在第一次会见日本谈判代表石井时就表示:“美国没有比对保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更关切的事情了”^⑤。兰辛也强调:“对德国的各交战国应该联合或者同时以声明的形式重申‘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将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⑥

其次,在“十四点计划”正式公布前使日本公开重申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对美国追求新的世界目标有策略上的意义。“十四点计划”是威尔逊政府准备的一份指导战后世界重建大纲,按理有关中国及远东的问题也要列入其中,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决定了威尔逊这样做并不明智。威尔逊制订“十四点计划”只是单方面的行动,并没有与任何参战盟国商讨。威尔逊清楚,他的这一计划如果事先与欧洲盟国商量,必定会通不过。威尔逊曾表示,英、法等国“决不会赞成我们的看法”^⑦。但威尔逊又自信地认为,他的这一计划是实际可行的,战争结束时他能够“迫使”英、法等国“同意”他的计划。^⑧这里,威尔逊的真实用意是欲利用其计划的“道义”内容起到“约束”欧洲盟国的作用。“十四

①金卫星:《“门户开放”:20世纪上半叶美国扩张战略的历史轨迹》,《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②N.G.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7.

③朱晓阳:《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日本》,《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

④J. Israel, *Progressivism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 and China, 1905—1921*,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pp.129—131.

⑤C. Seymour,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vol.3,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8, p.25.

⑥R. Lansing, *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p.291.

⑦R. S.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vol.7,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and Doubleday, Doran, 1939, pp.180—181.

⑧R.S.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vol.7, pp.180—181.

点计划”中充斥着“永久和平”、“不谋私利”、“不签密约”、“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冠冕堂皇的字眼,趁战时公布于众,欧洲各参战国政府必定皆不好作公开的反对,从而会为战后威尔逊的“迫使服从”行动提供有利的法码。但是,这种做法却不适用于当时的日本。与欧洲各参战国不同,日本与美国围绕中国及远东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矛盾和斗争的状态,尤其是日本正在全力推进对中国的独占政策,如果这时美国也只是在“十四点计划”中就中国的问题作单方面的高调宣布,势必会激起日本公开的反击,其后果会不仅不会使日本“顺从”,反而会驱使日本成为未来欧洲抵制威尔逊世界计划的先锋和帮手。但是,如果在“十四点计划”公布前就促使日本单独重申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则情形就会完全不同,其不仅可以避免十四点计划中不列入有关中国与日本问题的不完整性,避免日本对美国公布世界计划的公然反对,而且也可望消弭战后可能会出现日欧勾结共同反对美国推行世界计划的前景。所以,威尔逊执意要在十四点计划公布前就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与日本达成双边谅解并予以公布,其真实的目的,即是出于以上利害关系考虑,要预先利用自己在美日双边关系中的优势地位谋取策略性的目标。

第三,威尔逊对中国在美国新世界计划中的角色定位也显著影响了美国的签约态度。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参战使中国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由美国国际政策的重心变成了其新的世界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此时,追求新的全面性的世界计划成为威尔逊政府的唯一重心。英国外交官威斯曼对威尔逊的国际新秩序情结描述道:“在威尔逊总统的思想中,未来世界和平的全部内容就只有一个概念,基于国际联盟的概念。假如这一点失败了,……其他部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并随之消失。”^①尽管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威尔逊最初也是希望日本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但是日本如果坚持不答应,并且会影响到其世界目标的实现时,那么便不可能固执地坚持。事实上,在经历了长达2个月的漫长的讨价还价与争执之后,当威尔逊确信不把“特殊利益”一词列入与日本的换约文本中,就根本无法得到日本对中国“门户开放”原则的公开承诺时^②,便最终对日本的立场作出了让步。二是在威尔逊看来,中国始终是一个弱国,是一个“决非处于这个世界不去帮助它(能)坚持自身权利的地位”的国家^③,而美国的新世界计划也能够对中国提供帮助,甚至会比之前美国单独支持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有更大的帮助。威尔逊一再表示,国际联盟是“唯一可能帮助中国的安排”^④,能够“从根本上保护中国的利益”,“兰辛—石井协定”的签订“不但(美国对华)政策没有改变,而且对于中国还显得有所得益”。^⑤意即在“兰辛—石井协定”中,美国虽然在其传统对华政策立场上作出了后退,但只是形式的、暂时的,此后随着国际联盟的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将对日本产生约束,不仅日本的所谓“特殊利益”目标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而且中国的主权也终将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威尔逊的这种思想显然也大大促成了其在对日谈判中的最后妥协。兰辛的所谓“战后更改”说也正是来源于此。

第四,美国签订协定的一个最基本考虑也是出于参战后适应战争局势发展的需要。通过参战,美国与日本由对手变成了“战友”,原来围绕中国问题的“不承认”等对立立场,如果持续下去将不利于在战事方面的协调和战后的对话谈判,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欧洲战场,所以,“美国要想作战,就需通过谈判调解分歧,就要商定一个在太平洋现时可行的安排。”^⑥当时其他协约国成员普遍都持有这种愿望,当“兰辛—石井协定”达成后,与美国公众和中国的反应不同,欧洲协约国均对协定表示“非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3页。

② 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第146—149页。

③ R. S. Baker & W. E. Dod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6,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 1970, p.363.

④ [美]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第285页。

⑤ R. S. Baker & W. E. Dod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44, p.530.

⑥ [美]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第157页。

常满意”，认为“宣言于奠定东亚大局及除敌国离间上颇有效果”。^①不过，对美日而言，这一点却不构成驱使它们签约的主要动因，事实上，在新协定达成后，双方即对协定进行了各自的解释，并立即产生了公开的争论，双方的固有矛盾和斗争都没有因协定的签订而有所消停^②，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作为同一交战方的参战进程。

总结以上各点，可以概而言之，美国发起美日谈判并签订“兰辛—石井协定”的真实原因，乃是美国在决心参加战争和争取世界主导权的情况下，旨在通过中国的“门户开放”问题率先宣示其未来世界秩序的根本原则，达到约束日本、牵制欧洲、减少目标阻力、保证美国新世界计划顺利实现的目的，协定的实质是威尔逊全面世界计划的一部分，是“十四点计划”提前完成的“第十五点”。

四、威尔逊的空想、日本的阴谋与“兰辛—石井协定”的结局

“兰辛—石井协定”达成后，美国要求在几天后，即美国在11月6日，日本在11月7日公布协定，美国显然是希望事先能够和中国做点解释，但日本却没有给美国机会。11月4日，日本即率先单方面公布了换文的内容，并自行把“特殊利益”解释为“特殊地位”，把“地理的”关系解释为“政治上的”^③，这使威尔逊政府非常尴尬。兰辛抱怨日本“违反了关于公布的谅解，使国务院非常为难，造成了很坏的印象”^④。随后，在凡尔赛会议上，日本也成了预定的胜利者。当战争结束迎来巴黎和会时，尽管一开始美国信心十足，表示要帮助中国实现诸多保证主权的要求，威尔逊也在“十人会议”上帮助中国舌战日本人，使日本一度严重受挫。^⑤然而，当日本依据秘密条约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并威胁退出和会、不参加国际联盟的情况下，威尔逊最终还是不得不认可了日本的要求，其所寄予“兰辛—石井协定”的所谓理想目标宣告完败。协定文本则在1923年4月14日由共和党哈定政府正式宣布废止。

分析“兰辛—石井协定”失败的原因，首要的一点，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国际计划脱离了当时美国的实际，威尔逊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影响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能力。战时，威尔逊曾一再高调表示，“金融领导者地位是我们的，工业首位是我们，贸易优势是我们的，世界其它国家期望我们的领导和指引。”^⑥“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它……”^⑦。所以，威尔逊制订的世界计划宏大而全面，指望日本“服从”，欧洲“听话”，全世界“拥护”。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威尔逊在战后的凡尔赛会议上根本无力反对英、法、日等国的联合抵制。几乎是一年多以前“兰辛—石井协定”谈判的翻版，在巴黎和会的谈判中，威尔逊答应的是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实质性要求，收获的只是它们对国际联盟理论原则的口头认可，自己所谓的“理想世界”计划被裁剪得面目全非。自然，这种情况下，其所寄望的由战后世界总计划、由国际联盟来约束“兰辛—石井协定”中所给予日本的“特殊利益”条款目标也就化为了泡影。不过，仍应该看到，“兰辛—石井协定”在凡尔赛会议的最终失败，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威尔逊当初的预见性。凡尔赛会议上，日本与欧洲的勾结的确成为威尔逊的麻烦之一，中国问题的确成为威尔逊实现其国际目标的严重障碍之一。

“兰辛—石井协定”失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威尔逊在签约行动中武断地以日本为唯一谈判对

①梁碧莹：《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357页。

②秦珊：《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研究》，第158—159页。

③[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40页。

④阎广耀：《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8页。

⑤王雁：《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看世界新旧秩序的冲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⑥N.G.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pp.378—379.

⑦R. S. Baker & W. E. Dod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4, pp.229—233.

象,轻视来自中国的意见和作用。凡尔赛会议两年后,华盛顿会议即对凡尔赛会议上有关远东和中国的安排作了一定的纠正,迫使日本放弃了在中国山东的许多权益,达成了《九国公约》和《山东条约》,其清楚地说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其实是有机会争取自己的目标的,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作出所谓的“策略性”让步。对于这一点,芮恩施也有认识,他在“兰辛—石井协定”签订后曾表示:“就我所知道的远东局势来讲,我本人也看不出有什么迫切的理由要发表这个声明。”^①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民族觉悟和政治觉醒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的事态正逐渐变得主要受中国自身力量的主导,在凡尔赛会议期间,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内部这种成长的力量,其不仅迫使北洋政府不敢签约,而且也成为了后来美国能够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对凡尔赛会议有关条款进行“纠正”的重要前提。^②威尔逊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没有正视中国正在发生的新潮流,一味自以为是地把中国当作其追求“理想主义”世界目标的弱棋子,结果既没有能助其完成“世界理想”,也没能给中国提供什么“帮助”,反而使其成为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的主要理由之一。^③也许威尔逊不与日本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中国不一定会在凡尔赛会议上得到更多,但签订了,也没有使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失去的更少。

再就是,日本政府在谈判中故意运用欺骗性手段也是促使威尔逊签约目标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日本于1917年5月接到美国的谈判邀请后,非常高兴。一方面,自己本来就希望美国也能像欧洲诸国那样承认自己在中国的“独占成果”,日本正可以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提出索求。另一方面,美国的参战也使得日本迫切需要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谅解。如果说美国之前没有参战,日本还估计美国在战后重新划分世界时不会有多少发言权,那时美国即使反对,日本战时在中国的掠夺也会因欧洲列强的支持而获得“保证”。但是,随着美国参战,则意味着美国战后肯定会作为重要的一员参加世界安排,到时日本有多大的胜算就变成了未知数,美国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比日本强大得多,而且与西欧的传统渊源关系也非日本所能比,所以对日本而言,趁战时谋取美国认可自己在中国已取得的优势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1917年6月,日本驻美国大使佐滕曾对美国提出,希望美国以“适当方式”认可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称那将会“给日本留下良好印象”。^④然而,对于实际的谈判前景,鉴于美国的强势地位及其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老谋深算的日本人又深知,要想获得美国真心和完全同意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不惜在谈判中把策略的重点放在了诸如文本措词、翻译及协定如何公布等细节上,哪怕只要谋取形式上的美国对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地位”的承认。日本政府给谈判代表下达的指令是:“不拘形式如何”,“只谋求使之承认我之特殊地位”。^⑤的确,对日本来说,这时哪怕只是得到美国对其在中国“特殊地位”形式上的承认,也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一,可以利用美国的表态连同自己与欧洲诸列强签订的秘约,营造一个强势的压迫中国“就范”的国际氛围。第二,可以利用美国的承诺在战后的和平谈判斗争中起到牵制美国的作用。第三,损害美国对华传统政策的严肃性,制造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气氛。显然,日本的这一实用主义欺骗策略最后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谈判中日本并不纠缠于要求美国承认自己在中国的具体所得,而只是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拥有地理上的、就像“门罗主义”中美国对拉丁美洲那样的“特殊关系”;并且表示,只要美国答应了日本的这一“起码”要求,日本就愿意公开重申尊重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并且会加入国

① [美] 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39页。

② 姚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山东问题看日美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③ 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④ The Department of United State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p.259.

⑤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425页。

际联盟时,^①日本的这种做法显然也对威尔逊产生了影响,使他一厢情愿地觉得日本的态度还是比较真诚可信的,觉得只要日本对中国的“主权完整”与“门户开放”原则作了公开的承诺,就会对日本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这样即使在协定中列入“特殊利益”的条款,也会无关实质,从而无须完全拒绝日本。^②最后,当列入“特殊利益”一词的条约文本一完成,正如日本预先设计好的那样,其通过对条约文本的自行解释、政治性翻译、擅自提前公布、以及在凡尔赛和会上据此为要挟等手段,使美国无论是在协定的公布上还是在战后的和会上都陷入了相当的困境,以至于威尔逊也不得不承认,原来日本政府“并非诚心诚意地信赖……公平与正义。”^③

五、结语

澄清美国当年签订“兰辛—石井协定”的原因,其重要性在于,能够更好地帮助认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并有助于理解此时威尔逊世界及远东政策的有机性、逻辑性和空想性,而不是一味强调美国对日本“处于下风”,美国在西方采取“积极进取”的方针,在中国则实行“保守、退让”甚至“背叛”的政策等矛盾的观点。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期间,美国其实是一个充满信心、野心与实力急剧增长的国家,是一个志在以自己的方式急于改造以欧洲为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的国家。这时的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放弃其一贯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传统、伙同日本一起俯拾起最典型的近代方式来控制、掠夺中国的,这与它的历史及整体性现实利益都是相矛盾的。并且即使是在今天,美国这种外交的影子仍然存在,其在远东地区,设计亚太政策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高估自己追逐宏大世界目标的实力,总是一厢情愿地针对日本臆想可能的如何对美国有利的图景,习惯性地轻慢中国的力量和立场,而生造出种种事端,其实,这种脱离实际基础的自以为是的作法只会注定是得不偿失的。

(责任编辑:王永贵)

Cause and Effect of Lansing-Ishii Agreement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LIU Zheng-pi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y to November, 1917, Wilson's government proposed and signed the so-called Lansing-Ishii Agreement with Japan, hoping to take China as its starting point for declaring its plan for a new world order and at the same time dissolve the possibility of a Japanese-European collusion to oppose its plan. In addition, this agreement was intended to coordinate it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hen designing the agreement, Wilson ignored the existence and attitude of China, overestimated the influence the US would have on rebuild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the war, and gave ready credence to Japan's faith in the agreement. All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unwanted consequences of signing Lansing-Ishii Agreement.

Key words: Lansing-Ishii Agreement; Wilson; Sino-US relations

①J. W. Christopher, *Conflict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from 1928—1933*, New York: E. J. Brill, 1948, p.40.

②[美]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第168页。

③R. S. Baker & W. E. Dodd,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 p.255.